

我的父亲是民师

□熊海舟(四川)

病重的父亲嘱咐我，他死后要葬在那棵李子树下。

父亲心心念念的那棵李子树，是他走上讲台那年，亲自在校门口种下的。而今，它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固执地站着，仿佛要把其影子深深地钉进土里。

在这所村小，父亲做了33年的教书匠。

在这33年里，他像那棵李子树一样挺立着，他原本有很多机会换个位置，或换种方式生活，最终却选择扎下根来，没有挪过半步，一直到退休。

这所村小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玉皇村小学，其前身是九大队小学，成立于1965年。建校之初，却找不到能执教鞭的老师。那个年代，在识字率不到千分之三的大巴山地区，老师是稀缺资源。父亲高中毕业，在大队文凭最高，顺理成章被推上了讲台。

据奶奶讲，大队通知父亲到学校讲课时，他正和社员们一起挑粪。听到消息，喜不自胜，赶忙回家换了一件土蓝布衣服，振

衣提领，昂然走上讲台。这一年，他25岁，正是激越奋发充满梦想的年龄。他的薪水等同于“全劳力”的收益：每天计工分十分，另加补贴。工分由大队统一计算，补贴由主管部门支付，每月大约12元。父亲直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他的补贴在12元停留了五年，后来陆续升为18元、22元、28元、32元、58元、108元，最后是286元。

父亲是民师(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有一份自留地。土地包产下户后，他又多了一份责任田。他吃住都在老家熊家沟。熊家沟是地理上的概念，政治上的概念是九大队八队，一个出产稻谷的偏远之地。父亲既是老师，也是农夫，还是篾匠。他很早就掌握了竹编技艺，会编背篋、竹席、渔笼、凉席等。我们家小孩的书包不是布做的，全是父亲用竹条编的。繁复的技艺，熟练的手法，精细且实用。

天一亮，睁开眼，父亲就不得不像陀螺一样旋转，迈着比风儿

更匆忙的脚步，既操心着乡村教育，也操心着家里的农事。他早起床，赤脚下田，割草、施肥、插秧，然后洗脚上岸，呼啦啦吃完早饭，腋下夹着课本，又赤着脚咚咚地跑到学校。他扑进教室，站在讲台上，裤管高高地缩着，腰板直直的，眼神炯炯的，没料到脚杆上会沾有星星点点的稀泥，衣服上会染上青绿色的植物汁液。他有时会在下课的十分钟趴在讲桌上眯一下觉，可这一眯却鼾声四起，地动山摇。上课的铃声响起都无法唤醒他，班长只好走上讲台，轻推他一下。他抱歉地冲学生笑笑，站起身，直起腰，大声说：“同学们，请翻开课本某某页。”

村小设有五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老师实行包班制，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包一个班，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全都得教。一个村小老师，得会十八般武艺，否则便寸步难行。对父亲而言，语文、数学操练多年，自然能轻松应对。对体育、音乐却很陌生，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得依葫芦画瓢，一边教一边学。

音乐课带给他的麻烦尤其大。他五音不全，嗓子又破又窄，一亮嗓子人家就笑。他便早早起床，来到我家后院那片竹林

里练声。他喉咙伸得老长吊嗓子，“嘛嘛嘛，咪咪咪，啊啊啊”，练得非常辛苦。就这样，父亲在不知简谱为何物的情况下，学会了流畅的歌唱。他自编自唱的那首“上学勤念书，莫爬桐子树”，曲调简单，却朗朗上口，村人们传唱至今。

他还向姓黄的民间艺人学拉二胡，学费是五十斤稻米十斤腊肉。苦练一年，便操琴上台。老实说，他拉得并不好，磕磕绊绊，很不利索，可用来启蒙小学生的音乐艺术，应该是足够了。

我们都认为，父亲终其一生，会以民师的身份退休。哪知临近退休时，受到政策关照，他成功转为了公办教师。拿到转编文件那天，他异常兴奋，喝了一壶老酒，在讲台上朗诵了《沁园春·雪》。他的一位学生告诉我：那天，熊老师声音高亢，甚至可以说是歇斯底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一个顽童。

而今，父亲乃一耄耋老翁，身体每况愈下，自觉大限将至，嘱我为他写一遍悼词，我洋洋洒洒一千言，他用笔一一删去，只留了几行字：青衫虽敝，犹存儒者襟怀；茧手虽皴，自具稼穡文章。务农则躬耕陇亩，不辞寒暑；教书是传道授业，夙夜匪懈。

从四川经重庆到云贵高原

过邻水时，包茂高速向左
转了一个弯
绵延上千公里的大巴山
带着呼啸的风
依依不舍离开了四川

同时离开的，还有嘉陵江
以及大大小小的江河
水往低处流啊
在重庆，长江接纳了
来自四川盆地的所有雨水

在重庆打了一个盹，继续
西行。经江津，过永川
在泸州城饱啖一顿荔枝后
一脚油门，汽车
猛地冲上了云贵高原

从盆地到高原，山在山上
云在云中
矗立在山巅的风力发电机
仿佛要把全世界的风
聚到一起
把这个夏天吹得又瘦又凉

六盘水的月亮又大又圆

山爬高一尺，天就会矮一寸
当汽车从四川盆地冲上
云贵高原
豁然开朗的，除了人心
还有奔跑的白云



滇黔行(组诗)

□冯尧(四川)

站在高原，如同站在天空
可以放风筝，也可以摘星辰
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风
把乌蒙山搂着的六盘水
一点点吹成了十九度

一同被吹凉的，还有黑叶猴
以及各地赶来避暑的人
吃烙锅，品羊肉米粉
或找个清静之地住上一阵
有时三五好友，有时
独自一人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
洒下响水滩。”
在六盘水，除了纳凉

把自己暂时移居到世外之地
你还可以摸到又大又圆的
月亮

登上韭菜坪俯瞰贵州

到了贵州，如果你要比高矮
就到韭菜坪来吧
作为贵州屋脊，韭菜坪
比贵州任何一座山都站得高
看得远

山顶有飞鸟，有苍穹和白云
有凉风吹乱你的发丝
吹醒你的翅膀
满坡满坡韭菜花，仿佛大地

正在编织七彩锦绣

从山上远望，四面八方的山
全都匍匐在地，仿佛
正在向韭菜坪敬礼
此刻，如果你刚好在山顶
你会发现，整个贵州
都躺到了你的脚下

用滇池的水清洗蒙尘之心

上善若水啊！纵观全世界的水
没有哪里的水
有这里的水低调，谦逊
作为云南最大淡水湖
她也曾叫过湖，甚至叫过海
如今却偏偏取了个叫池的名字
放眼望去，偌大的水面
宛若一面巨大的镜子
倒映着高原之上的蓝天，白云
以及大风中盘旋的鸟群

柔软的水，平息了内心的波涛
既反观自己，又抚慰众生
如今，每个到云南的人，都会
情不自禁前往滇池边
革面，洗心
希望今日之我比昨日之我
更加朴素，平静
“上天给云南一盆水，让她
把昆明的眼睛洗得更干净！”
在彩云之南，昆明城
宛如一粒纤尘不染的珍珠
而滇池，恰似上苍赐予人间
一滴闪闪发光的热泪